

压岁钱

□郭杰

丈夫傍晚下班时告诉我，姐姐用微信转账1000元，说是妈给重孙儿的压岁钱。老太太够心急的，这还没到年三十呢。我瞄一眼那个点开就有“真金白银”进来的红方块，虽手机屏幕隔着千里之遥，不比当面递红包那样直达感情，却也能意会到已逾八旬的老人对小辈的惦念与疼爱。

早年，大人们工资微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过年为孩子们添一套新衣服是少不了的。到了年跟前，大爷磨了大黄米面，包好粘豆包用小面袋装好，再背上一块家猪肉，挤进火车往城里赶。我母亲看堂姐堂哥是没娘的可怜孩儿，照样一视同仁，早早缝制好过年的衣服给他们带回去。

一进腊月，父亲就爱犯头疼病，一连几日愁眉紧锁。母亲明白，那是父亲在思量着怎样征得妻子的理解，从总共只有6张“大团结”的家庭月收入中分出20元来，寄给远在天津乡下的老父亲。奶奶在父亲不到1岁刚能扶着箱子挪步的时候就病逝了，爷爷靠种田为生拉扯大几个孩子，日子相当清苦，只得带父亲和大爷闯关东。后来又因为适应不了东北严寒的气候，过不惯城市生活，独自一人跑回天津老家，与儿子只能靠书信联络。直到除夕，父亲才面露喜色，开始张罗杀鸡收拾鱼肚，我们知道父亲肯定去过邮局了。每逢过年父亲都要为老爹邮“压岁钱”，这是经年不变的规矩。

那年月小孩子一般没有压岁钱，老人才有。不过我们姐弟俩却例外，一对漂亮的头花、一堆鞭炮烟花，足使姐弟俩傲立于小伙伴之中。更让他们羡慕的是我们有父母给的压岁钱，一人5块。我们自己藏着，等有新版的小人书就赶紧买回来贪婪地读。这样加上父亲平时买的，家里足足积了一箱子小人书。这也成了我们在同学中博得好人缘的资本，尤其是寒暑假，大家轮流借阅，

连来家访的老师也要挑几本带走。

好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开始时兴老人给小孩压岁钱。除夕全家人围坐吃年夜饭，母亲瞅准时机往孙子和外孙女兜里各揣上20元钱，表达祝福不偏不倚。表姐弟俩兴高采烈地奔向结了厚厚冰层的大泡子，看见众小伙伴在冰上热火朝天地滑冰车，只有邻家男孩躲到旁边哭。上前问，他抹着鼻涕说爷爷今年没给压岁钱。这孩子也够可怜的，爸爸因盗窃入狱，妈妈上班无暇照顾他，有时放学回来院门上锁，他都是敲开我母亲的门，再从墙跳到自家院子。小孩过年没有压岁钱怎么行，小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约而同地各从兜里掏出5元钱递给他，哄他：“看看，你不也有10元压岁钱了么？”那男孩接过钱破涕为笑。想想那个年代孩子之间的友情不但纯真，也确实非常有爱。

我们定居象山后，一年到头回家与亲戚们相聚的频率就切换成春节假期候鸟迁移的模式了。我和丈夫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女，长年不在父母身边尽孝自知心中亏欠，便尽量以实物和现金的方式来弥补。为保持在南方混得不错的形象，每年还特意到银行柜台换几张簇新的百元大钞，各家孩子人手一张。大人们也相信这对被当作人才引进企业的夫妻，定是在南方混得相当不错，手头宽余，自然愿意给我们表现“阔绰”的机会而心安理得地接受馈赠。

压岁钱这一传统年俗寓意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和真切祝福。这些年有相互攀比越给越多的现象，一个宝贝为家人众星捧月般宠爱，过个年压岁钱收入过万并不鲜见。自从手机有了微信转账功能后，压岁钱发放又多了一个便捷快速的途径，不管身在海角天涯，手指拨弄几下钱便可即时到账。前几天有报道说，一个班级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和家长的支持下，打算从各自的压岁钱中拿出一部分，到养老院为老人发压岁钱。我想，这也算从小培养孩子参加社会公益、尊老护弱献爱心的一种有益尝试吧。

总第693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阳台上的风景

□王春田

我住的小区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混杂着本地的拆迁户和新北仑人，也有一部分是承租的住户。这个小区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装了铝合金防盗窗，每天进进出出小区，抬眼一望，就能看到挂在室外墙上的空调外机以及居民们晾晒的衣服。

我每天回家经过的这几幢楼就有不少是租户，有时候从楼下经过，都能比较清楚地看见阳台上的人，他们也会偶尔抬眼看看路过的我，虽然没有对望成为朋友，但也算是相看两不厌的邻居。从阳台晾晒的物件、夜晚的灯火和传出的声音，我总能约略推断出那里住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上班还是休息，是已经放假回家还是又回来了。每年暑假从阳台上挂出的孩子和老人的衣服，我知道他们的孩子放假随爷爷奶奶来探亲了，虽然这些和我没有关系，但他们构织的景观，总会引燃我各种的遐思。我甚至能够判断出他们搬来搬走的大致时间，住了多少人。

时近年关，今年不比往昔，往年的这个时候，很多租客都陆续返乡过年了，阳台和厨房都关闭，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今年疫情，很多人都响应号召留在当地过年，我看见阳台的风景确实不一样，大多数阳台都晾晒着腊肉腊鱼腊肠，年味就从这些阳台的一串串腊味中飘散开来。网上流传的腊肉挂满阳台窗户的土豪我没见过，这里每户至少挂着十几串腊味，有的是烟熏的，有的是酱卤的，有的是盐腌制，不同的工艺表达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腊味代表一方的年俗。

现在过年对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物质丰富让人们对过年已没了新鲜感，科技的进步、储存条件的改变，各种腊味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得到，但是那个味道却不似以往，没有了小时候的味道和过节的气氛。小女儿看见邻居家的窗户挂满腊肉，问：“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挂这么多腊肉啊！”孩子的话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人到中年，我们是该做点有传承的事情。于是我也学着腌制了一些腊肉腊鱼，晾晒在阳台的窗户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看着它发呆，看着它经过风吹日晒日益发亮暗红的颜色并冒着油光，仿佛有一种突然间的岁月静好，那种别样的治愈就这样漫上心头，抚平我岁暮年关来临时心头那淡淡的乡愁。

不是因为今年疫情的特殊，我们全家肯定也是要回老家过年的，返程时也会捎带些父母亲做的腊味回来，这已成了“惯例”，结婚成家十多年，这种过年的习俗从未改变过。今年与孩子们一起看着自家每天晾晒的腊味，仿佛过年与平日不一样了，春节的气息也变得不平常，有了新的期待。孩子们期待过年的时候，能经常上他们每天抬眼看见的腊味，我也经常在琢磨怎么烧更可口！是红烧、慢炖还是清蒸，要不要放点辣椒？兴趣所致我问问老婆孩子们的意见，闲暇之中多了一份亲情互动，多了一种教化感受……

这个特殊的年份，这阳台上不一样的风景，让年少的我也有了成长和思考。